

# 「審議式民主」為香港議政新出路？

## 張欣宇聽青年意見後改變立場



香港議政方式的轉捩點？2019年反修例風波後，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欲明顯驟降，縱論時政的風氣似乎不復存在。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今年初聯同香港新方向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合辦全港首場的「審議式民主」（又稱協商民主）實驗。以港鐵票價為題的實驗邀請了約30位年輕人參與一連兩日的論壇，經過14個小時的「頭腦風暴」（Brain Storming），在迸發出新想法、反芻既有理據下，年輕人對持異見的持分者，能否由「不認同」到「理解」，繼而轉成「接受」呢？

作為「旁觀者」的張欣宇坦言，對他來說有思想衝擊，甚至願意更新交給政府的建議書：「未必係說服（改變立場），但我哋參與咗個機制，我哋就要尊重個機制。」綜觀數據，是次論壇貌似取得超出預期的成果，甚至有從不參加公共事務的年輕參加者在論壇後火速參加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但「審議式民主」未來能否在香港落地開花，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今年2月4日及5日，聯同香港新方向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合辦全港首場的「審議式民主」實驗，舉辦一連兩日的「共識會議·港鐵票價青年傾」論壇。

### 審議式民主 不設投票機制：重點在於聆聽

「審議式民主」又稱為「協商民主」，是透過因應某項政策或議題進行理性、深思熟慮的溝通，

在過程中有望糾正與會者的盲點或錯誤，從而放下成見、找出共識。

MWYO青年辦公室社區及外展經理陳凱穎表示，愛爾蘭的《墮胎法》、澳門《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都運用了「審議式民主」，期望透過是次實驗探索香港推行新的「公民參與」模式的可行性。

她續指，是次實驗邀請了約30位來自不同背景、學歷、年齡的年輕人，分階段參與是次實驗，包括簡介會，向參加者簡介議題背景資料，介紹「審議式民主」概念，及重申討論期間的角色和守則：「可以有自己嘅立場，但講完自己嘅意見，都要聆聽其他人嘅意見，唔可以自己講自己。」其後到實驗重頭戲——兩天論壇，討論開始時邀請了幾名專家解答年輕人問題，而期間又避免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進行多輪的5人小組討論和30人大組討論。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指，主辦方在過程中一直以問卷調查方式追蹤參加者對此議政方式的回饋。在活動初期，僅兩成半參加者同意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有興趣了解自己的想法。論壇後，表達同意的比例上升至五成，甚至有九成參加者同意自己能與不同立場的參加者達成共識：「有一個青年從未參與公民活動，甚至覺得今次實驗都只係『做騷』，但經過今次之後佢甚至參加咗民青局青年委員自薦計劃。」

### 張欣宇：需重建信任、議政機制

「市民對政策嘅參與係一定需要，但係我亦都知道過去呢幾年，由於社會動盪同疫情種種原因，社會上真係缺少信任，同埋以往參與嘅機制都係要重建……我哋都係摸索緊，不斷去傾、去調整，不過當中有個重點係『你係真做，係真心去做』」，張欣宇說。

**張欣宇：大家唔係傻㗎，有邊啲嘢你係做一個形式？『打下卡』？『做場騷』？定係真心去做，大家係會感受得到**

陳凱穎憶述，在討論期間作為一般升斗市民的參加者，即使談到僅損害港鐵收益的取消延後增幅政策時，也會突然跳出一句：「吓？但咁樣對港鐵唔公平嘅」，她對此有深刻感受：「竟然會企喺港鐵立場睇成件事！」易地而處或許是「審議式民主」的奧妙之處。

張欣宇對此亦有同感。他直言，討論開始前預想參加者均會認同取消港鐵「左手交右手」的罰款機制，誰不知經過一輪深入了解、討論後，眾參加者依然支持保留罰款機制，張欣宇亦因此更改了交予政府的建議書：「未必係說服……但我哋參與咗個機制，我哋就要尊重個機制。」

他明白到，即使在詳盡解說下，大眾或仍會對特定意見有所堅持，「知道邊啲嘢其實我哋係努力啲、或者做多啲工夫係有機會改變市民大眾嘅睇法；邊啲嘢其實你就算講嚟講去大家係呢個時候都唔會咁容易接受、都唔希望咁樣改變」，政府便要作出政策資源調節，「做少啲市民唔會接受嘅嘢」。

張欣宇：個個做得議員都話自己係民意代表……今次討論係empower（賦權）我意見嘅過程，令到我哋嘅意見更加有份量，我明顯地感受到政府、公營機構，更重視。

不過，隨香港步入新時代，議事環境改變，未來可如何推廣「審議式民主」理念，甚至在議會、社會中實踐呢？張欣宇坦言，即使是今次的小型實驗，也有參加者抱着「睇下你搞邊科」的心態參加，但在議政氣氛低迷的情況下，更需要有人細水長流地做，甚至議會應重辦公聽會，展現「真做」、建立信任的姿態：「唔單止係公聽會本身，更重要係背後嘅意義。」